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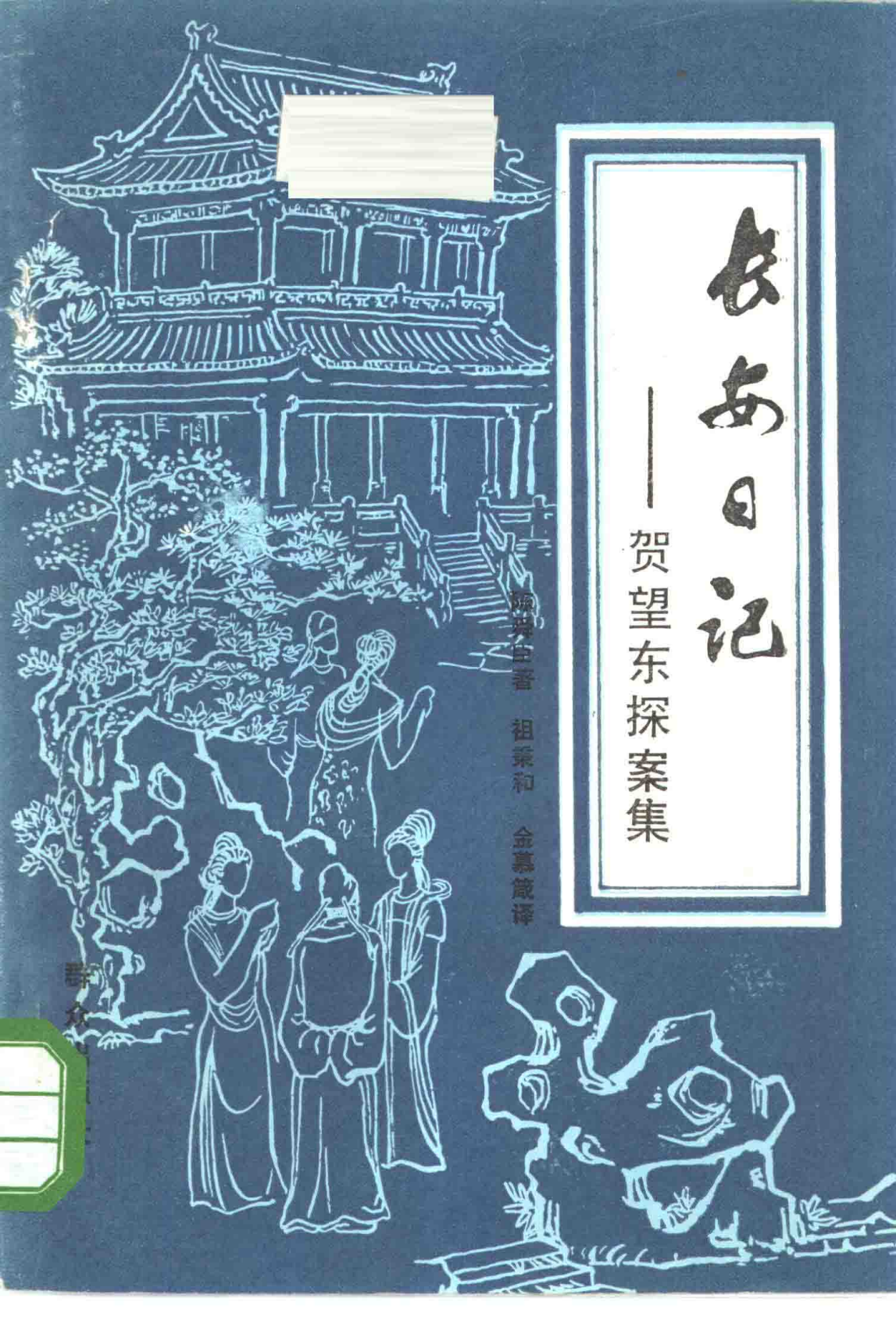
长安日记

贺望东探案集

陈寅恪著

祖秉和

金慕箴译



长安日记

——贺望东探案集

陈舜臣著

祖秉和 金慕箴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陈舜臣
长安日记
贺望东事件录

本书根据日本中央公論社 1980 年再版本译出

长安日记

——贺望东探案集

陈舜臣 著 祖秉和 金慕箴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学计算机—激光排版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19 千字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64 定价：0.89 元

印数：000001—100000 册

译者的话

我国旅日台湾籍著名作家陈舜臣,是目前日本很有影响、很受群众欢迎的作家。近年来,他多次回祖国考察、访问,曾受到我国领导人的接见。

陈舜臣一九二四年生于日本神户,毕业于大阪外事专门学校(现在的大阪外国语大学),在大学专攻印度语及波斯语。

一九六一年,陈舜臣的处女作《枯草的根》获第七届江戸川乱步奖。从此,他走上了创作道路。后来,他发表了《三色之家》、《弓的房间》、《愤怒的菩萨》、《黑色的喜马拉雅》、《北京悠悠馆》、《方壶园》等多篇推理小说。一九六九年,他的《青玉狮子香炉》又获直木奖。一九七〇年,又以《孔雀之路》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陈舜臣对祖国的历史很有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颇为显著,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中国的历史》(十二卷)、《鸦片战争》(三卷)和历史小说《十八史略》等。

陈舜臣对祖国的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对敦煌艺术很有研究。他的《敦煌之旅》介绍了敦煌的千佛洞,获得第三届大佛次郎奖。另外还有《丝绸之路》、《景德镇》、《北京之旅》、《中国历史之旅》等著作。

推理小说《长安日记》,是作者一九七九年发表的近作。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唐朝的首都长安,和以此为起点的丝绸之路,都是他长期以来所向往的地方。……成了小说家以后,

他也一直盼望能够写一部以长安为舞台的作品。本书写的就是一千二百年以前在唐代长安发生的故事。作者的上述宿愿终于得到实现。作品以侨居中国的日本人贺望东这个人物为主人公，写了六个短篇推理故事。故事以它那缜密精深的推理手法，解决了当时发生在长安的一个个复杂案件，情节曲折，引人入胜。通过这些故事，也介绍了我国唐代的国际都市长安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结构、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情况，并写了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说明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译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篇	东方来客·····	(1)
第二篇	观灯之夜·····	(33)
第三篇	胡烟姑娘·····	(60)
第四篇	贤人的诗句·····	(90)
第五篇	买舞妓·····	(121)
第六篇	怕见人的姿势·····	(148)
后 记	·····	(171)
《长安日记》介绍	·····	(174)

第一篇 东方来客

1

天正天皇于灵龟三年十一月改元为养老元年。与上次派出遣唐使节相隔十五年之后，日本又于本年三月派出遣唐使节从难波^①出发。

使节团的成员共五百五十七人。任命多治比县守^②为使节团的首长，即押使；大伴山守^③为押使属下的大使；藤原马养^④为副使。

遣唐使一行中，除有后来成为名僧的玄昉和吉备真备等

① 难波，现今的大阪。——译者注

② 县守，朝廷派驻各地的官员。——译者注

③ 山守，管理山林的官员。——译者注

④ 马养，管理马匹的官员。——译者注

人外，还有诗人阿倍仲麻吕。当时他才十六岁，是作为少年留学生与使节团同行。他是下面这首抒发望乡之情的诗歌的作者：

仰望太空，
见一轮明月，
悬挂在春日^①的
三笠山头。

遣唐使一行到达大唐中国以后，对任何事物都感到稀奇，赞不绝口。一切的一切，都和日本迥然不同。

日本在七年前，已迁都奈良，建平城京。这样的首都建设，对当时日本的国力来说，实在太勉为其难了。东西三点七公里，南北五公里，规模之大，实属惊人。京城太大，而人家太少，没有法子，只好多多建立一些公园之类的设施来调整市容。

“我国的首都，多么宏伟呀！”

日本人常常以此来夸耀。但是，大唐的首都长安城，竟有平城京五倍之大；主要街道，宽达一百五十米，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遣唐使一行，在长安城门外受到了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官吏的迎接。鸿胪寺虽然有一个“寺”字，但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官厅的名称。在唐代的官制中，除鸿胪寺外，还有掌管祭祀的太常寺、管理马匹的太仆寺等九个带有“寺”字的官厅。

① 春日，即现今的奈良。——译者注

鸿胪寺相当于现今的外交部，下边设有典客署和司仪署。当然，还有翻译（当时叫“通事”）接待外宾，而且是很郑重其事的。

唐代的中央政府，有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等官厅，都设在“皇城”之内。皇族住的地方叫做“宫城”（相当于日本的“内裏”），建筑在皇城的北侧。因为宫城低、潮湿，不宜居住，所以皇帝又在东北方的高地上建造了大明宫。日本的遣唐使，就是在这里被接见的。

因此，所谓的皇城，就是官厅街。在这里，高大的建筑物，鳞次栉比。鸿胪寺坐落在皇城内承天门西七号。在衙门的西边，设有供外国使节下榻的建筑物鸿胪客馆。

能够住进客馆的，只是使节团中的重要成员，并且，根据惯例，为团长一级的人物备有特殊的房间。

遣唐使的押使多治比县守，被引进了一个独院面向庭院的特殊房间里。

接待他的是典客署丞（相当于日本外务省的“係长”）李宜和翻译曹茂二人，另有搬运行装的卑职杂役。

翻译曹茂一直陪伴在客人的身旁，他的日语讲得非常流利。但是，当有人问到他的日语是在什么地方、学自何人的时候，他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不知不觉之间就学会了。”

懂得一点骨相术的副使藤原马养对押使耳语道：

“曹茂的体形有点象日本人！”

他大概是由于什么缘故流亡到中国的日本人的后裔吧？因为他本人好象不愿意谈起他的身世，别人也就只好勉强询问。

押使的房间里点着线香。押使在日本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浓郁的芳香气味。

行装全部搬进房间以后，翻译曹茂毕恭毕敬地向李宜请示：

“刚才有一位青年来到客馆传达室，说要求见押使。您看该怎么办？”

署丞只不过是从八品下的一个不大的官职，但往往就是这些人，好对他手下的人乱施威风。李宜结结巴巴地说道：

“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押使恐怕已很疲劳，还是把他赶走吧！”

“可他是弘文馆的学生呀！”翻译曹茂补充说道。

弘文馆是一个学校。在“弘”字忌太子讳的年代，曾改过名称。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代，叫做修文馆，几年以后，又恢复了原名，但社会上一直沿用弘文馆这个名称，这是因为这样叫早就成了习惯。

弘文馆是皇族子弟学校。在官吏当中，只有三品以上大臣的儿子或孙子才有入学的资格。但是，因为总共只收三十名学生，所以，即使有资格，若不是“性识聪敏”，仍是不能入学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校。他既然是那里的学生，大概是非同寻常的人喽。

李宜听了这个想会见押使的青年的身分以后，态度突然为之一变，这也是很自然的。

“是呀，……最好是征求一下押使的意见……”刚才不同情由就叫人把他赶走，现在又取消前言，完全改了口。

翻译曹茂向多治比县守问道：

“一个叫贺望东的青年来到这里想要见您，您看……”

“啊，我有东西要交给他，我想马上见到他。我这就去。”
押使回答。

曹茂翻译过来以后，署丞说道：

“不，把他叫到这里来吧，岂有劳押使大驾前往的道理。虽说是弘文馆的学生，毕竟是个无官职的青年。叫一国使节的首长去见他，未免有失礼貌吧？”

还是做官的想的周到。于是叫一个管杂务的小官吏去传达室把那个青年领了进来。

2

押使多治比县守吩咐把献奉品和其他行装放进鸿胪寺的仓库里，但将日常用品和特殊物品拿到了客房。

从奈良出发的时候，皇室的人交给押使一个三十厘米见方的小箱子，让他到了长安交给一个求见的叫贺望东的青年。箱子封得严严实实，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连押使也不知道。因为不怎么重，就和日常用品一起拿到客房来了。

正好，现在马上就可以交给他了。

因为是皇室委托的事情，所以多治比县守老是挂在心上。他早就想快点把这件东西交出去，以卸掉自己的责任。现在正是了却这桩心事的好机会。

押使从信匣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放在眼前。

纸上画着一个黑色的半圆形，直径大约有五厘米。这不是一个整齐的半圆形，而是把圆形分成了两半，分开的地方呈锯齿形。

不大工夫，一个青年在小官吏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我是修文馆的学生贺望东。”青年口齿清晰地用日语作了自我介绍。他是一个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性格非常爽朗的青年。他满面笑容，好象在这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在中国，普遍使用现在这样的凳子是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开始的。发生这个故事的盛唐时代，其生活方式还和现在的日本一样，是在地板上铺上垫子，并膝而跪，把屁股放在双脚上正襟危坐。

贺望东在押使对面坐下以后，看到了垫子上的纸片，就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这东西闪闪发光，象是将圆盘分成两半的半圆之一，看样子多半是一件黄金制品。

青年把它放在押使铺开的纸上，正和画在纸上的黑色部分对在一起。一半是金黄色，一半是黑色，二者正好组成一个圆形。

“正好拼在一起了吧？”青年说道。

“没有错儿。那么，这个你收下吧。”多治比县守把存放在他这里的那个小箱子推到青年面前。

那张纸片，是押使起程之前，皇室的人交给他的。

他当时问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告诉他说：这是把一个黄金制的圆盘弄成了两半，把其中的一半，用墨描在这张纸上。要是有人把圆盘另一半的实物拿来，而且和纸上的半圆形正好契合的话，那个人就一定就是贺望东。

这就是“符验”，而且二者确实契合了。

“这个我就收下了。”说着，押使拿起金质的半圆盘，揣到怀里了。

作为把东西交到了的证据，押使收下了那个金质半圆盘。

“我来到这里已经六年了。”青年人说着，拿出了一个窄

长的纸条。“由于某种原因，我用了中国的姓——贺，但我本来是日本人。您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请不要客气，派人来找我好了，住址写在这个纸条上了。”

虽然很久没见到本国的人了，但他并不罗嗦起来没完，就此立即告辞而去。

青年走后，典客署丞李宜用抱歉的口吻说道：

“其实，还需要请您签署的文件。考虑到劳您大驾到旁边的官署去办太麻烦了，是否可以请您劳步到本馆官员的办公室去一趟？”

虽然知道对方经过长途旅行已很劳累，但又想把自己的工作尽早办完——有宦途经验的多治比县守，对这种心情是很能理解的。他听完翻译的话以后，便马上站起身来说道：

“好的，好的，咱们立刻就去吧。”

这个房间，北边面向庭院。庭院中树木不怎么多，但有好几块大石头立在那里。再后边，是一堵相当高的石墙。

“虽然用不了多少时间，但屋子里有行装。为了小心，还是锁好门再去吧。”翻译说着，就吩咐管杂务的小官吏锁好了门。

靠庭院的那面墙上，有一个对开的大门，这个门也关上了，并且从里边上了门闩。出了走廊以后，又给走廊的门上了锁。

一头弯过来、名为“钩匙”的大铁钥匙，由翻译提着。

日本的正仓院等处保存着的那种唐代的刻有花纹的银制的或镀银的漂亮钥匙，是匣子或箱柜上用的，而门锁的钥匙，一般都比较小，也比较粗糙。

鸿胪客馆是一所宏大的建筑物。因为住的是一些习惯不

同的各国客人，所以必须考虑到他们的不同生活方式。日本和阿拉伯人住的就大不相同。阿拉伯人住的是西域风格的，日本人住的是朝鲜式的房子，建筑结构差异很大。

另外，说不定什么时候，某国和某国的外交关系就会恶化。为了不使他们互相失和或者发生摩擦，而把各个住处设计得可以互相独立开来。

这样一来，建筑的构造就不能不相当复杂。如果从最后边的房间出来，经过走廊和庭院，到最前边的办公室去，得足足走五分钟。

下班时间已过，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签名盖章的手续虽然非常简单，但要签署的东西可太多了。

“这就是所谓的繁文缛礼吧……”多治比县守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过去死记硬背的《淮南子》中的这个词的意思，一边重复着。

“就这些。麻烦您了。请回去吧。今后的日程，等明天再和您详细商量吧。这里的人都下班了，曹茂陪客人回去吧。我还要留在这里处理一些事情，失陪了。”

曹茂把李宜的话，包括对他说的，翻译成日语给押使听了。

“因为地方太大，如不留神，在馆内就可能迷路而找不到自己的房间。我把馆内的情况和通道，给您介绍一下吧。”曹茂说道。

这时，光线已经很暗了。再暗下去的话，出了屋子，恐怕连前后都分不清了。押使心里也不安起来，于是答道：

“请你介绍介绍吧。”

曹茂热心地说开了。往那边走，就到东侧的庭院了。穿过庭院以后，有一个公用门可以通向鸿胪寺的官署。他还把押使带到那附近指点给他。

尽管讲得很详细，但馆内那么大的地方，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得清楚的。一会说东，一会说西，对到大唐以后眼花缭乱的·多治比县守来说，简直是摸不着头脑。

客馆里边，已是万籁俱寂。也许是因为现在这里下榻的高级使节不多，再加上建筑物甚是庞大，偌大一个客馆，宛若空无一人。

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翻译曹茂把钩匙捅进锁头，弄得嘎喳嘎喳直响。

“啧啧！”难听地咋了一下舌头，这也许是他的习惯。

不知道是因为太慌张，还是因为不习惯开这种锁，曹茂总是开不开。

多治比县守在建造奈良都城时曾负责每天开关仓库，他这时有点不耐烦了。

不知怎的，门一下子开了。

走廊这边的门是开了，但面向庭院的那个两扇的门还关着，所以屋子里边还是微暗的。

“请注意脚底下，并请稍等一下，我把那边的门打开。”曹茂说着，让多治比县守在走廊里等候，他一个人进了屋子，哐啷哐啷地打开门闩，把两扇门用力推开了。

太阳虽已西斜，但还是有明亮的光线涌进房间。

“啊，啊！……”曹茂回过头来，急促地叫喊着。

押使一看，也“啊！”地一声，屏住了呼吸。

有一个身材长长的人趴在房间中央。

这个人的打扮很特殊。朝着这边的脚上穿着高至膝部的皮靴，身上穿着非常合身的褐色上衣，这至少不同于沿途见到的大唐人的风习。

“他是什么人呀？”押使向翻译问道。

“大概是西方的使节吧，……好象是波斯的服装。”曹茂走到那个人的身旁，弯下腰去。

“啊，已经死了！……还有血……得赶紧回办公室去向署丞报告，快，快！”曹茂站起身来，把想进屋来的押使挡在门外。

3

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奉天皇之命，千里迢迢刚刚来到大唐的首都长安，竟有一具死尸躺在自己的房间里！

多治比县守感到惊恐万状。

翻译曹茂比押使还要吃惊。“食泡”(惊慌之意)，这个词好象是专为表现他现在的状态而创造的。他满嘴泡沫，又想用舌尖把泡沫吃到嘴里去。他那样子，真使人惨不忍睹。

他的嘴里，干渴得冒烟。人忽然遇到极度恐怖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

“咳，咱们走吧，……典客署丞大概还在办公室加班……到办公室去……门关的好好的……”曹茂越说越害怕。

人已经死了。

“死了就死了吧，人反正都要死的。但是，屋子的门关得好好的。”

想到这里，不仅是曹茂，就是别人，脊梁骨也要发冷的。

押使多治比县守拍拍曹茂的肩膀，鼓励他说：

“打起精神来！”

其实，他也是在给他自己壮胆。

既然能够当上遣唐使的首长，多治比县守当然是个知识分子啦。一个读破了万卷书的人，即使在迷信猖獗的时代，对于判断什么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应该说也是有自信心的。

但是，眼前看见的这件事情，他不论怎么想，都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密室杀人”这个阴森森的术语。但是，正因为没有这样的词汇，就越使人觉得恐怖。

曹茂那嘎吱嘎吱开锁的声音，还留在押使的耳边。

走廊这边的门，确确实实是锁着的。

多治比县守曾经在奈良当过管理仓库的官吏，对锁和钥匙，他很在行。锁是母，钥匙是公，这些构造很有意思。他曾一度专心致志地研究过，难道不能制造一种新型的钥匙和锁吗？也就是说，他是关门上锁的专家。

他是亲眼看到的。就在旁边，看到门锁得好好的。不熟练的曹茂，把钩匙捅进去以后，还没能立即开开。

这且不去管它。

再者，曹茂一个人打开了走廊的门以后，走进微暗的房间，又打开了面向庭院的门。

从走廊清楚地看到门上插着门闩。曹茂也许有点笨手笨脚，干什么事情，都要弄出很大的声音。下门闩的时候，也是这样。出点声音倒没多大关系，可以断言，对门的构造很